ENTREPRENEURS' DAILY

缝纫机里的岁月

母亲今年83岁了,却总也闲不住,常常 不顾我们一帮儿女的劝阻偷偷干些针线活。 这不,趁着我们上班的空隙母亲又在阳台上 踩着她那台老旧的缝纫机干活了。

我家这台缝纫机啊说起来可有点历史 了, 它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全家人省吃俭用 才买来的,1988年又随我们一家从老家迁 来,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年头了,这要论起 年头儿来,没准儿我还得喊它一声哥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里,缝纫机可真算得 上是一个大件, 地位并不亚于现在的一辆私 家车,谁家儿子娶媳妇,家里都要攒钱买上一 台缝纫机当聘礼的。缝纫机整体呈暗红色,操 作台是一块暗黄色条纹压缩板抛光制成的, 母亲就是趴在这台缝纫机上不停歇地踩着踏 板为我们辛勤劳作了一辈子。

那是一个艰苦却充实的年代。那一年,改 革的春风吹到了我们那个边远村庄,村里分 田到户,把农具、牲口都分发到了个人。我家 除了几亩旱地外还分到了一头骡子,看那壮 硕的体格就知道是个干活的好帮手。父亲在 外工作,一年也难得回几趟家,五亩地里的农 活便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每日早起 晚归,从不曾有过一句怨言。

到了除夕前几天,家家户户都要给孩子 们准备一身新衣服。母亲是个自尊心极强的 女人,从来不想被人小瞧。于是白天要下地干 活,到了晚上便加班加点地给我们姐弟几个 做衣服、做鞋子。母亲的脚一刻不停地踩着, 缝纫机的齿轮飞速地转着,似乎她们永远都 不知疲倦。记忆中,每晚伴着我入睡的就是油 灯下母亲躬身的背影和那仿佛永远都停不下 来的缝纫机的嗡嗡声……

后来,日子慢慢变好了,经济条件宽松了。 除了过年,每年六一前母亲还会扯几尺布给我 们姐弟四个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姐姐的花裙 子、大哥的白衬衫、二哥的黑裤子、我的小军 装,总是够我们在同学面前炫耀上半天了。

再后来,由于父亲工作变动,我们一家便 随着父亲举家迁往市里。从刚开始的筒子楼 到后来的两房一厅,变化也可谓是翻天覆地。 现在日子好了,哪里还用自己做衣服缝鞋。每 个周末都要陪家人去商场转上一转,薄的、厚 的、花的、素的……只要你能想到的,就能在 商场买到。不过即使商场的衣服琳琅满目,母 亲却依然闲不下来,只要有时间就踩上她的 缝纫机做些针线活。今天给重孙做个围兜,明 天给小孙子做个椅垫……我们劝她总也不 听,还美其名曰不能忘了自己这份儿手艺。其 实我们知道,母亲是忘不了从前那段日子,舍 不得她这个老伙伴——缝纫机,于是只要母 亲身体吃得消,我们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再强硬地阻止母亲。 四十年过去了,这台缝纫机见证了我家 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 陪我们一家见证 了每一个幸福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台 缝纫机也算是四十多年来我家幸福生活变迁 的一个历史见证者吧!

刺梨花开满地红

■ 胡世军

立夏前后, 故乡的风一吹, 刺梨花便开 了。山间、路旁,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像从 天空坠落的火把,倏地点燃了乡村。

刺梨花真是个捉摸不透的乡野姑娘。别 的花儿争着在早春绽放, 唯她偏要等到春意 阑珊时才姗姗来迟, 仿佛这场盛开与春天毫 无瓜葛。可你若以为她薄情,那便错了——她

是在酝酿一场送别春天的盛宴。 看啊,蜂蝶在花间起舞,那是她编排的圆 舞曲;听啊,鸟虫在枝头鸣唱,那是她谱写的 送春谣。平日里沉寂的山野,忽然就活了起 来。上学的小女孩驻足,摘一朵别在鬓角,顿 时成了画中人。那粉白的花瓣衬着稚嫩的脸

庞,连晨光都温柔了几分。 年少时, 上学路旁的刺梨总会给我带来 惊喜。昨日还不见花苞,今晨却已开得忘乎所 以。淡红的花盏缀满露珠,清香随风浮动,让 人不觉精神一振。邻家小妹常摘了花戴在发 间,欢欢喜喜地转圈。那时我便想,将来定要 在刺梨花开时娶心爱的姑娘, 为她簪上最艳

期,这个念想便成了心底柔软的遗憾。 这些年漂泊在外,见过无数奇花异卉,却 再未遇见刺梨。后来才知,她只肯生在云贵川 的山水间,尤爱我的家乡黔西故土。原来这花 儿也恋家啊! 自抽芽至凋零,它一生依恋故 园,将乡愁化作甘蜜,为游子指引归途。

的那朵。可惜后来成婚于异乡,终是错过花

夏天来了又去,不知故乡的刺梨可曾开 放?那些火把般的花朵,是否依然照亮着归人 的路途?



秃笔下的母亲(组诗)

| 吴太尚

年迈的布鞋

在我家的衣柜 珍藏着两双藏青色布鞋 一直舍不得穿 掐指一算 一晃就满30岁了

那是 1996 年的冬天 我接母亲来成都 她送给我的一份结婚礼物 一双是给我的 一双是给我爱人的

时年 65 岁 寡居在乡村的三间破瓦房 戴着一副老花镜 鞋子做工十分精美 用料非常考究 点点滴滴的温度 一次次心花怒放地重复 全都默默地隐藏在

白发苍苍的密码里

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做鞋

平平整整的鞋面 凝聚了母亲深切的经纬 层层叠叠的鞋底 流淌着母亲厚实的寒暑 密密麻麻的针眼 诠释的是母亲朴素的诗行 一根根布满皱纹的麻绳 绕过顶针的道道沟壑 一边梳理我的任督二脉

母亲知道自己没什么银两 所以就用鞋子来表示 希望我能穿上它 继续迈着坚强的步伐 在繁华而陌生的成都 挖掘一个个野生的文字 灿烂我一路的坎坷 丈量我生命的维度

一边纳出我的冉冉晨曦

夏日印象

盛一盆满满的心事 掬一捧清清的虔诚 在热浪翻滚的思绪中 给母亲洗澡

母亲90岁了

犹如一尊瓷质观音 我把她小心地扶到凳子上 生怕碰碎了 时光的陈酿

这还是我的母亲吗 满脸皱纹密不透风 全身肌肤一片荒凉 只有两朵凋谢的玫瑰 还挂在枯萎的枝头

曾几何时 母亲也是一片丰美的草场 父亲在这里放牧 一直放了41年 我们7个兄弟姐妹 一个个都是他们的小绵羊

我是第一次给母亲洗澡 母亲有点害羞 总是放不开手脚 我说这没什么 我是你的儿子 这个是我的奶瓶 那里是我的老家 母亲嘿嘿一笑 就像窗外的一缕夕阳

我是第一次给母亲洗澡 一股股难言的酸楚 弥漫着我的悲凉 虽然洗去了夏日的汗滴 给母亲一身清爽 但是无论如何 也洗不掉岁月的沧桑 还有那浓浓的惆怅

弥留之际

乙巳年的"五一"节 人们从汗水里爬出来 一边沐浴春风 一边放飞心情

已经瘫痪两年的母亲 早就神志不清的母亲 却被禁锢在省人民医院 昏迷不醒 因为"勤奋"的病毒 并没有放假 它们在母亲孱羸的身体

加班加点

可是我那94岁的母亲

十天的抢救和治疗 最终成了一场竹篮打水 我们只好送母亲回家 担心被城里的高烟囱 强制收留 违背母亲的意愿

省城的救护车 足不出户 高贵得就像皇帝的女儿 我们只好请来家乡的120 接母亲回乡下

母亲睡在自己的专车里 依然不省人事 即使是120的特殊嗓门 也没有丝毫反应 就像一支燃尽的蜡烛

我坐在母亲身边 并没有弥补昨夜的煎熬 也没有思索明天的句号 而是死死地盯着 那台鲜活的心电监护仪 害怕它突然黑屏 断了我生命的来路

两只蝴蝶

安葬母亲的头天下午 我们在阴阳先生的带领下 面对母亲遗像 正在泪水氤氲的锣鼓中 践行传统文化时 突然飞来两只蝴蝶 在灵房上翩翩起舞 久久不散

开初有点不解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 那一定是走了34年的父亲 带着曾经夭折的妹妹 回到久别的院子 迎接母亲来了

心里顿时转悲为喜 母亲并没有离开 而是甩掉病痛的折磨 乔迁到另一个世界

失声痛哭

离开故乡的那天傍晚 当那些沉痛的香蜡纸烛 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 一件件本想卸载的往事 随着夜色纷至沓来 让我踩不住血脉的刹车 一下跪在母亲的坟前 失声痛哭 淹没了脆弱的坚强 打破了汹涌的平静

母亲啊 明天我就回成都了 此时此刻 我只想向您敞开心扉 倾泻一阵阵无故的疼痛

自从父亲过早地驾鹤西去 您的许多大事小事 我算包揽得最多 毫无半句怨言 因为都是分内之事

然而 在个别姊妹的心中 却留下一抹晦涩的倒影 不但扭曲黑白的筋骨 甚至还疯长成一根导火索 蛰伏于阳光的褶皱 在一个猝不及防的节点 突然引爆 伤了我透明的心迹 还有很多无奈的悲哀 一桩桩美丽的丑陋

母亲啊 儿子对不起您 没能将您的晚年 构思成一道纯洁的风景 如果人生真有来世 下辈子照旧做您的儿子 依然为您操心虑患 无畏灵魂拷问 甘愿承受所有的憋屈

(作者简介:吴太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自由撰稿人,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 学、剧本。著有长篇小说《情患》《活葬》《巴山 儿女》《党委书记的 48 小时》《一张梅花图》 《婚缘》《书记与富豪》《寻梦丽人》等十余部作 品。另有评著《雍正》《女兵蒙难记》等多部作 品面世。)

鱼塘识雾

単 郑传海

到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修建 玉(溪)磨(憨)铁路(中老铁路国内段)之 前,我只听说大理和保山的雾海景观吸引 人,到了墨江之后方知,鱼塘的雾那才叫神 奇,更能够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腾云驾雾。说 起腾云驾雾,相信很多人是从电视剧《西游 记》里看到孙悟空经常腾云而起,破雾穿行 ……一幅幅的神奇场景,令人惊叹不已。

从武汉乘飞机到昆明长水机场,转乘汽 车前往墨江那天,正好是周六。在墨江吃过午 饭,我和经理、副经理一行3人,离开墨江县 城,走昆磨高速公路,在通关下高速,沿着蜿 蜒崎岖的山路,一路向着东南方向的鱼塘镇 行进。大约走了10公里左右,便是一个露天 牲畜交易场地,这里也是通关镇与鱼塘镇的 交界处。

车过牲畜交易场地不久,就爬上了山顶, 顺山顶一路前行。透过车窗玻璃,从山顶往两 边看去,不是一眼看不到边界的层层叠叠梯 田泛着墨绿色的普洱茶,就是比碗口还粗的 松树或其他树木。

就在我沉浸在天底下还有这样美好的生 态场景之中的仙境般享受的时候,突然,好似 浓烟一样的浓雾,闯入了我的眼帘。这时,车 速也很快慢了下来。开车的师傅说,今年的雨 季来得早,鱼塘的雾团也就来得早。遇到这样 的大雾天,看着雾好像是在半空中不停地跑。 其实,它们是在前拥后推,就地翻滚,很多时 候,一天也散不了。

在鱼塘,雾团一旦出现,行驶在路上的车 辆窗外的能见度,有时连一米远的距离都没 有,汽车前面的两只防雾灯,根本穿透不了雾 团。这个时候,司机只能打开车窗,把头伸在 外面,睁大眼睛看着前方,以最慢的速度开车 慢慢地向前移动。

在鱼塘住下来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还真 是这样,雾团一旦形成,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散 不了。有好几次,我们接到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和普洱市铁路建设协调办公室的通知,要前 往参加会议,尽管提前两个小时就出发去了, 可是,当我们赶到开会地点的时候,早已经散

铁路建设工地,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尤其 是土建工程刚刚动工不久, 项目管理团队主 要负责人想说走就走,根本就由不得你。后 来,我们就改变了对策,头天下午吃了晚饭, 或开完第二天的工作碰头会之后, 就连夜开 车往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县城或普洱市, 免得 耽误第二天的会议。实际上,不只是去普洱和 墨江参加会议,项目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每 天去不同的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和处理问题, 都因为把时间耽误在漫漫雾海所笼罩的路上 而烦恼。

在铁路建设者眼里,鱼塘的雾就像连阴 雨,连阴雨一下,干啥都不方便。大家打心眼 里讨厌它。可在当地乡亲们的眼里就不一样 了,那漫山遍野的普洱茶和烟叶等经济作物,

之所以能卖出好价钱,就是因为有了无任何 杂质污染的漫漫浓雾生成的氤氲气息和她夹 杂的各种营养元素,在它们需要的时候,时刻 浸润着它、滋养着它、笼罩着它……在需要她 出现的时候,它总会及时地守候在普洱茶、红 米和烟叶等经济作物的身边,不肯离去。鱼塘 的哈尼族乡亲们对雾团也是寄托着深情,雾 团一来,又会是一个好年景!这雾团就像企 业人才一样, 优点缺点并存, 我们不能只看 他的缺点, 而要多看看他的优点, 应该一分 为二地看问题。企业应该像阳光普照,引导 他"扬长避短",驱散其心中的雾霭不断进

因为工作关系,在鱼塘住了一年,我被调 回到总部上班。可是,鱼塘的雾团在我心里扎 下的根,怎么也难以忘却。有机会,我还想去 那里,跟着当地的乡亲们一起去亲近鱼塘的 雾团,拥抱鱼塘的雾团,分享雾团给鱼塘乡亲 们带来的那份丰收的喜悦。

晨光里的甜暖人间

清晨,去郊外跑了一个小时,并没有想象 中那般燥热。村里的大爷大娘趁着凉快,早已 忙活开了:给庄稼浇水、晾晒谷物,在菜园里 摘菜、拔草……一切都井然有序。我拍了些葡 萄架的照片,虽说葡萄已基本落尽,可还是想 把这景象留存在镜头里。

这时,葡萄的主人——位热情的大娘走 了过来,在葡萄架下左寻右寻,"妮,这还有两 串,你看,算你运气好。"她一边手指着给我看, 一边说时迟那时快, 利索地搬来梯子, 手拿剪 刀,"咔嚓"剪下那两串紫莹莹的还沾着露水的 葡萄,非要塞给我,反复念叨:"小妮,尝尝,这葡 萄没打药,酸甜口的,好吃着呢!"一听"酸甜",

正合我意,便开心地和她一起尝了起来。 大娘拉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热络地嘱

咐:"妮,明年早点来。这葡萄结得可多了,吃 都吃不完,成串成串的,一部分让鸟啄了,一 部分送人了。自家种的,哪能都自己吃了?明 年一定记着来,大娘给你留着。"

接着,她又执意邀我去家里坐坐:"我这老 屋,可不像你们住的单元房,来瞧瞧我这屋子咋 样?这间是我和老伴的卧室,这间是……",老人 热情地领着我参观,家里电器一应俱全,透着十 足的现代化,且收拾得一尘不染,温馨又舒适。 接着,我们又来到厨房,锅里正熬着热气腾腾的 玉米糁,还有自家面粉做的馍馍,香甜味儿直往 鼻子里钻。我心里暗暗惊叹,如今老乡们的日子 是真真切切过出了滋味。

听着大娘的介绍,望着眼前的摆设,我切 实感受到了这日子里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大

娘要留我喝新熬的玉米糁,我婉言谢绝了,说 还得赶去上班,以后有机会再来。她站在门口 挥着手:"妮,记着来啊!"

那会儿,我的心情莫名轻快,笑意写在脸 上,脚步也格外轻盈。心里装着满满的温暖、 感动与美好,继续往前走着。大约走了五六里 路,风温柔地拂过耳畔,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 哗啦啦往下淌,路两旁的玉米叶沙沙作响,像 是在说:"你看,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高兴的 事。"一路上,老乡们都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我 也停下脚步,和他们聊起今年的天气、地里的 庄稼、一年的收入,问起家里有几个孩子、都 在做什么工作,还打趣地问大家觉得幸福不, 心里是否敞亮,美不美?

"美!"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路修宽了,活

计也多了,日子哪能不美?"尽管今年天格外 热,大旱,地里的庄稼收成不算好,粮食行情 也一般,可大伙儿都说,日子过得蛮幸福。一 股暖意与感动猛地涌上心头。"家里人平平安 安,娃们过得好,就中。"这朴实的心愿,让我 眼眶一热,暖意直抵心底。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眼底的光亮得 很。忽然明白,他们的幸福,就像田埂上的野 菊花。不挑土壤肥瘦,不怨风雨急缓,春生夏 长,到了时节就那么热热闹闹地开着,把日子 过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原来,活着本身就是一场盛大的馈赠。能撞 见这葡萄的甜、老屋的暖、田埂上不请自来的芬 芳,便是幸福最本真的模样。我得好好接住这份 馈赠,不然,怎配遇见这般生动的甜暖人间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企业家日报社出版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琴路 10 号附 2 号 电话:(028)87319500 87342251(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工商广字 5100004000280 四川省东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双柏东二街 113 号